

# 甜蜜的事业

李晓

这个春天，一群蜜蜂比我更早探望花田。春风里，这一群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蜜蜂，它们薄翼如舟，穿梭在山脉下的油菜花田里，嗡嗡，嗡嗡，发出电波一样的声音。200多亩油菜花纵情盛放，形成盛大的金黄方阵，接受着春天里的检阅。我忍不住躺卧在花田的田埂边，在浓郁的菜花香里，观察这一群辛勤蜜蜂的忙碌作业。荡漾在油菜花海上方的蜜蜂们，在吮食了花粉后，带着圆滚滚的肚子又飞进蜂巢中。逶迤山脉下排列着风情百态的民居，湛蓝

天空的阳光，如金黄透亮的蜂蜜倾泻下来，流淌在鱼鳞状的青瓦屋顶上，洒落在高大乔木的树冠中。85岁的宋大妈这时候出门，在阳光下眯缝着眼睛，带着一种享受的心情望着这些心上的宝贝们。宋大妈的么儿子，就伺候着这一群蜜蜂。房檐下悬吊着几个蜂巢，一群蜜蜂似乎在嗡嗡声里交头接耳，分享着春天里采蜜的喜悦。

3年前，宋大妈的么孙子孙大哥，在春天回到故乡，令他震撼的一幕出现了。阳春三月，家门前的油菜花田里，油菜花的花蕊一夜之间噗噗地绽放，它们高擎着春天的高脚酒杯，让一群群野蜂扑进去吮吸着花粉。油菜花散发的芬芳，让一个如油画的村子，呈现出迷人

的状态。这个打工归来的中年男人，心里涌起回乡创业的冲动。

前年秋天，孙大哥从沿海一个城市回到故乡，他开始从事一项甜蜜的事业——养蜂，开民宿。为了养蜂，他专门去学了养殖技术。而今，他家的土蜂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村子里一名回乡创业的大学生，通过电商直播平台销售孙大哥家的土蜂蜜、脆李、山桃、蜜橘，这些在二十四节气的天光雨露中浸润故土山水的山货卖得很好。

我去孙大哥的民宿做客，他如数家珍地跟我讲起了蜜蜂的故事。而今，他俨然成了一个蜜蜂通。他告诉我，一斤蜂蜜，大约需要一只蜜蜂飞行2万多公里，飞行里程达15万公里，采

集上百万朵花。一只蜜蜂每天采蜜10次左右，最多能够采集到50毫克的花蜜。我被这些数字震惊。

今年春天，孙大哥增加了60多个蜂箱。他把蜂箱安顿在民宿后的绿树丛中，蜜蜂们集体飞舞到空中时，发出的声音如直升机的螺旋桨荡漾在春风里。其实这个村子早年也有养蜂人，但那些年荒秃秃的山峦，根本养不活蜜蜂，养蜂人还要雇人挑着沉甸甸的蜂箱，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去远方放蜜，那点可怜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油盐酱醋的基本生活。有多少甜蜜，就有多少苦涩酿成。

今年春天，花田里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春天的节目不需要彩排，以花田为背景的舞台上，舞狮、川剧戏曲、花田T台时装秀……这些上台表演的人，很多就是村里的乡人。乡间艺术的细胞，在花田里激活。

我在花田旁边的村史馆里，看见了一个村子血脉的上游，看见了它生生不息的涌动。在一幅乡人“最美容”的照片里，我在其间看见了宋大妈，这位老人的笑容，如那花田里的花，灿烂绽放。

我想，孙大哥这份甜蜜的事业，不会再苦涩。



春日油菜花绽放

云南省罗平县金鸡峰丛的油菜花海(无人机照片)。近期，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近百万亩油菜花相继绽放，花海与山峦、村寨勾勒出一幅田园春景图，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花踏青，感受春天的气息。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 被鸟声叫醒

杨亚爽

这个春天，我每天都在鸟声中醒来，是的，每天。

当初在这里买房时，亲友们都说在城郊，太偏僻，我却执意要买。偏有偏的好处，价格便宜，且周边安静。窗外就是一片树林，郁郁葱葱。

我的决定是对的。清晨，不用闹钟，鸟儿们就会来唤醒我。我还在沉睡时，鸟声入梦，高一声低一声，单调的、宛转的，高歌的、低唱的……我睁开眼，好吧，起床，我太想看看，到底是哪些鸟在叫。

当我下楼，走进树林时，仰头望去，只听树叶扑簌簌响，只见鸟影晃动，根本分辨不清是什么鸟。树太高，而树叶太过稠密。这里的树，没有经过绿化工人的修剪，泼泼辣辣，长得随意。你和我握手，我和你搭背，太过亲密。我喜欢这些有着原始本色的树木，一切

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我想，鸟儿们也是喜欢这样的吧。有时，我是能看清一些鸟的。比如斑鸠，成双成对，在树林的地上散步，叽叽咕咕，对我的到来毫不在意。直到我走近，它们才扑棱棱飞起来。如有闲暇，我喜欢拿一本散文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或者是赫尔曼·黑塞的《黑塞散文选》，再或者是梭罗的《瓦尔登湖》，总之，都是与自然有关的书。我就坐在一棵树下看书，鸟在头顶叫着。有一天中午，林子里很安静，鸟儿们不约而同闭了嘴，如大海抹平了波浪。我凝神读书，却听到了“笃、笃”的声音，我立刻认定，是啄木鸟！循着声音，远远看到了，它附在一棵树上，用尖尖的嘴，一下一下啄着，认真而笃定。那一瞬，我固执地认为，它一定是从我的童年飞来的，选择在这一刻与我相会。

有时，我坐在阳台的竹椅上，不看书，专

门看鸟——透过防盗窗。我不知道它们会不会注意我，会不会认为这个被关在钢筋水泥笼子里的人可怜。是的，当它们在树林上空飞翔时，我觉得它们比我快乐。

我的朋友李小胖，也曾被我的鸟邻们打动了。有一日他来我家，与我谈诗至深夜，酒醉留宿。次日清晨，见他斜倚床头，眼泛泪光，我很吃惊，以为怎么了，他却扭捏地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多少年没有被鸟声叫醒了。

鸟鸣，能让一个凝神倾听的人，慢慢剥落自己心上的老茧，露出初心来，从而看清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也许，在一个人心里，总是住着两个“我”，一个是社会属性的，一个是自然属性的。奔波在尘世时，自然属性的“我”总是被遮蔽，面对花鸟虫鱼时，这个“我”才终于站到了前面。对热爱自然的人来说，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提醒者，提醒一个人要更加热爱生活。与鸟为邻，乐哉，幸哉。

# 蓝色三轮车

刘征胜

儿时，周日午后我习惯随父亲外出洗澡，通常是步行去离家不远的浴室。有一天，父亲决定带我去离家很远的北海浴室。

父亲骑着自行车载我一路北行。约莫半个钟头，我们来到北海浴室。门口停着一辆蓝色的人力三轮车，后背靠椅印有“包接、包洗、包送”字样，车体有些掉漆，但整体看起来干净整洁。进门稍做打量，我有些失望，这里无论外观还是内设，比家门口的浴室逊色多了。

进入大堂，一位白发皓髯、敦厚壮实的老人迎上前来，微笑着和我握手寒暄。父亲让我叫他“余爷爷”，又指了指靠墙椅上坐着的两位老人，让我管他们也叫爷爷。父亲把座位安顿在他们对面。我这才近

距离观察到这两位老人：一位个头较矮，眼神不怎么利落，腿部似乎有恙；另一位个头蛮高，低头掩目，拐杖斜靠在躺椅上。余爷爷歪蹲在地上，搓揉丝瓜一样的东西。父亲告诉我，那是皂角，擦身去垢用的。

稍许，余爷爷走到矮个爷爷身边，熟练地替他解扣脱衣。他的腿蜷缩着，余爷爷将手伸进他的裤脚管一点一点往下褪，然后托住他的腰部，抱紧他的腿部，小心翼翼送进澡堂。之后再回身帮高个爷爷脱好衣服，搀扶他站稳，缓缓移步……

我随父亲进入澡堂。我瞧见矮个爷爷惬意地躺在池边的杄杄口，身下垫着毛巾；高个爷爷悠闲地坐在靠墙的木椅上。余爷爷告诉父亲，杄杄口宽敞，伤残疾人坐卧安全，铺上浴巾，防滑又透气，而中风病人坐在椅子上洗最为合适。原来一个残疾，一个中风。父亲特意带

我过来，就是为了看病残老人洗澡？我觉得匪夷所思。

趁过去澡堂外间透气的当口，父亲问我：“你猜猜余爷爷跟另外两位爷爷是什么关系？”我不假思索道：“应该是亲戚吧，三兄弟？”父亲摇摇头：“他们非亲非故，余爷爷是这家浴室的职工，这两位是他多年的服务对象，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稍顿，父亲将余爷爷的故事向我道来。原来，父亲是为采访余爷爷而来。

再入澡池，看见余爷爷正在替矮个爷爷洗背，他一手扳腰，一手用大毛巾蘸水搓擦。看着那场景，我的心被一股莫名的暖流击中。后来，余爷爷荣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获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那辆蓝色三轮车，登过报纸，上过电视，是小城街头一道引人注目的流动风景。

# 淘井记

刘燕宏

清早阿妈打来电话，说家里的井水又黑又混，趁目前水枯，得把井淘一下。

我小的时候，喝水一直是件难事，要到隔壁村去挑。挑满一缸水，得跑四趟。于是，阿爸下定决心自己打一口井。他和阿妈马上开工凿井。井水第一次抽上来的那天，我们家像过年一样喜庆。看着清澈的井水欢快地跃进桶里缸里，我开心地捧着水往脸上泼。

放下电话我就启程。县城离老家十来公里，到家时，井里的水已抽干。阿爸扛着一根长竹篙，我扛着阿爸打制的小木梯，穿过门前的菜地，来到井边。

阳光斑驳地映在井沿上，仿佛漾着久远的故事。阿爸顺着木梯爬上井台。阿爸将粗麻绳的一端缠住木料系在井沿的砖上，另一端与竹篙一并放入井底。我趴在井沿上朝下望去，幽深的井里泛着一汪浅浅的波光。阿爸一手扶着竹篙，一手抓住井壁，用脚试探着石头。

阿爸攀着石壁住井底挪去，我屏气凝神祈祷着。我正急得心提到了嗓子眼，他踏入了井底，招呼我用绳子把桶吊下去。他把淤泥装入桶中，我在井沿边用麻绳把桶拉上来，将淤泥倒掉。粗糙的绳子磨得我手掌生痛，拉绳的速度越来越慢。阿爸嗡嗡的声音从井底传上来：“丫头，再坚持一会儿！”只见他肩头的毛巾被汗水水泥水浸透了，我咬咬牙，用力拉绳。

井底淘得越干净，井水渗出越快。阿爸站在一汪水洼里，那姿势，像极了征战沙场的将军。

“好了，我要上来了！”阿爸说。他握住竹篙，又缠住麻绳，说：“你在上面拉我。”并拉开架势，准备攀登。看着他疲惫不堪的样子，急切间，我脑海中电光火石一闪。我飞快地爬下梯子，跑到老屋，在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中翻出一架长木梯。长木梯也是阿爸打制的，足有八米长。

我扛着沉重的梯子，顾不得腿脚发软，连扛带拖地把梯子弄到了井边。然后，我又使出洪荒之力将梯子抬起来放入井里。梯子离井口还有一点距离，但已不足为惧，阿爸踩着梯子稳稳当地爬了上来。“爸，你让我担心死了！”看着满身是泥的父亲，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阿妈提着白米粥来犒劳我们，阿爸喘过一口气，笑着说：“我不记得还有这架长梯，好在丫头还记得！”阿爸神情自若，全然忘了刚才惊心动魄的场景。

夕阳柔柔地照在他身上，那身影被拉得好长好长。

# 淡紫色的火焰

周行会

周日，去小区公园晨练。公园东南角有一片小树林，人还没走近，先嗅到一股花香，一抬头，一团淡紫色的云雾飘进眼帘——哦，是泡桐花开了。

近些年，无论城里还是乡下，已很少见到泡桐树了。眼前这久违的一树桐花，开得纷繁而热闹，让我内心一颤，不由想起岁月深处的那枝泡桐花来。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县师范学校，课余时间经常和几名要好的同学到处闲逛。校园西北角有一片葡萄园，园子深处靠近围墙处，有一棵泡桐树，长在乱石堆中。围墙根土壤贫瘠，这树倾斜着，树皮粗糙，疤痕累累，多半树冠已枯死，只在右侧伸出一根新枝，又萌生出很多细枝，依旧生机盎然。一簇簇淡紫色的泡桐花，挺立在枝头，微风轻拂，花香袭人。

黄昏时分，晚霞染红了西方的天空。我们是无意中来到这个荒僻角落的，一株半枯的泡桐树，枝头上怒放的泡桐花，一下子就惊艳了我的双眸，点燃了我内心的火苗。踏入这座校园快一年了，新奇和激情渐消，17岁的少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前进的动力，却学会了无病呻吟。记不清从哪天起，我开始喜欢上了诗歌，也有了欲说还休的心事。

在一个平常的黄昏，我邂逅了这棵泡桐树，它以一种残缺之美，瞬间引爆了少年内心澎湃的“诗情”。晚自习时，一些拙劣的诗行，就出现在我的笔记本上，后几经修改，刊印在校报上。那应该就是我的诗歌处女作吧，稚嫩得很，不过是一个敏感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

很多年过去，回望青涩的校园生活，我还是会经常想起那个画面：黄昏、葡萄园、晚霞、乱石、一株半枯却仍有花朵怒放的泡桐树，一首蹩脚的诗……记忆中的那枝泡桐花，像一簇淡紫色的火焰，照亮了岁月深处的那个春天，温暖过一个少年迷茫的青春。

# 爱写字的母亲

刘金泰

回老家，我在桌上看见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刚入学的小侄子的姓名，字体娟秀，似曾相识。我便随口问了一句：“妈，这字是谁写的？”“是我。”母亲回答。我心头一震，感觉心灵深处某个地方被触动了。

母亲念过高小。母亲念书的时候，得带着年幼的舅舅去上课。舅舅经常在课堂上哭闹，老师都习惯了。母亲对读书痴迷不已，她一手搂着小舅舅，一手写字。母亲写得一手好字，清秀、飘逸，颇有些不一样的风范。后来外公病重，不能走家串户去做裁缝了。外婆便要求母亲不再读书，回家操持家务。

母亲18岁时嫁给了父亲。那时年轻的母亲很爱唱歌，父亲能拉一手好二胡。每年农闲时，村里会把能吹拉弹唱的人组织起来学戏，到了正月，便派他们到别的村去演出，挣些外快，称为“出灯”。我的父母是出灯的主要成员。那时出灯的费用开支、收入情况，都是我母亲负责记录。

后来，我们几个孩子相继出世，母亲早出晚归，家里田地里，忙得如同一只陀螺。从我记事开始，她便在我们身边念叨着一句话：好好念书！念书，在她的心中是一件无上快乐的事情，也是她的一个残缺的梦。

在父母的殷殷叮咛声中，我们几个相继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孩子的榜样。我求学离家最远，孤单的日子里，我时常提笔给母亲写信，报平安诉愁闷。我也经常收到母亲的来信。

母亲的信，是用我写剩下的作业本纸写的。信不长，字迹娟秀，干净整洁，折痕一丝不苟。信中有许多安慰鼓励的话语，信的末尾总是那四个我早已铭记于心的字：好好念书！那3年里，母亲的信，高高一摞有百来封。光阴荏苒，今天，我又看到了母亲的字。字体娟秀依然，只是一笔一画之间的沧桑，让我心中酸楚不已。我的母亲，我的爱念书的母亲，我的爱写字的母亲，老了。母亲心中的那个残缺的读书梦，我们几个，尽力帮她做得圆满吧。

# 晶莹的雨滴

——追忆诗人李小雨

杨志学

你来到人间，那么平凡就像自然界的一株草，一棵树你又那么可贵你是供给这个世界的雨水

你是一名军人你做了部队的卫生员走在这个队伍里，那么神气

你是一位诗人你踏着父辈的足迹前进以诗歌的语言，寻找真理

你来到人间，仿佛带着使命如今，你融进了江河，滋润着土地在你身后，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在我们眼里，有无数滴闪烁着光芒的小雨

# 我想马路会记得

谭剑南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两个黄马驹朝城市中央走来他们走在大街上总能带来清新

我想马路会记得记得他们清扫时的样子

他们坐在拖鞋上背靠树干手中的大碗散发出一种熟悉的味道和飘落的树叶相似

远处桔黄色的路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黄马驹消失在清凉的月光下

他们把大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归还给一个个素不相识的人

# 水墨溪山

王赛峰

水墨画，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绘画方法，重意境意象。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便是这样一幅作品，有“宋画第一”的美誉。

这幅画的主体部分是一座巍峨高耸的大山，山上丛林茂盛，一条瀑布飞流而下，山下一队商旅缘溪前行。初见时，我只觉得它画面很暗，视觉冲击力并不强，甚至可能会一眼带过，不再注目。但它的山水意境却代表了中国绘画的审美高峰，仔细观察才能体会。

而后我每每欣赏《溪山行旅图》时，无不为其的茂盛丛林和飞瀑清涧所吸引，山水之间透出无限的生命力，引人入胜，望之仿佛身临其境一般。我想象着溪山的春夏秋冬，该是这样的场景吧。

春日的溪山，雪梅已化春泥护花来。阳光明媚，万物复苏，翘黄樱粉，一抹嫩绿尽横眉间。鸟儿喳喳，欢快不已。

夏日的溪山，轻描如黛，新意无边。一番柔情尽显在山水之中，微雨漫步，草清风清，绿意和着凉意扑面而来。

秋日的溪山，天空湛蓝，层林尽染。田园醉黄，飞瀑倾泻，清溪下流，红叶如火般卷过山间，渲染着烟霞样的天空。

冬日的溪山，洁白晶莹的雾凇缀满枝头。冰瀑冰挂银光闪烁，一条冰河踏蹒而来，腊梅沁香娇俏。

这就是行旅中看到的溪山：那样的含烟带雾，山泉叮咚；那样的鸟语花香，叶红漫山；那样的气势伟岸，巍峨壮观。